

白熊 *Polar bear*

苏兰朵中短篇小说集

苏兰朵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白熊

苏兰朵中短篇小说集

苏兰朵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熊 / 苏兰朵著. --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 2017.7
ISBN 978-7-5143-6354-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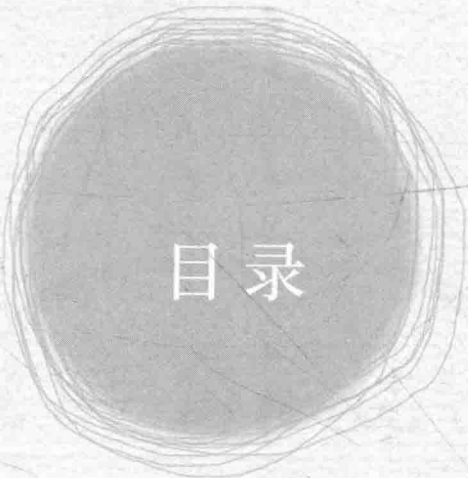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白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96054 号

白熊

- 作 者 苏兰朵
责任编辑 张 璐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信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印 张 11.5
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6354-8
定 价 32.00 元
-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

目录

中篇小说

歌唱家 / 002

白熊 / 044

白马银枪 / 079

短篇小说

嗨皮人 / 124

暗痕 / 138

梦中的婚礼 / 152

瘀痕难散 / 161

小麦经过的夏天 / 172



中篇小说

歌唱家

杨十月比约好的时间提前了 20 分钟到达孟泰公园。他站在十多米外的树荫里，观察着这群引吭高歌的老人。这场景在每个公园都能见到，半扇门那么大的歌单一个挨着一个，穿在一根线上，像晾衣服一样悬挂在两棵树之间，这中间的地盘属于他们。事实上，他们并不需要这些歌单，伴奏的手风琴师傅不需要它的谱子，唱歌的人也不需要它的歌词，这些老歌早已成为他们的血液，做梦都能唱得一字不差。因此那些歌单，更像是一支队伍的旗帜，或者是招兵买马的宣传单，有些路过的人，看着歌单，跟他们唱上几次，就加入了他们。

面前这支队伍有三十多人，站在最前面指挥的，是个穿一身白西装的白发老者，身高一米七左右，身板拔得笔直，脸膛红红的，显得精神矍铄。杨十月注意到，他在白衬衫上面打了一条鲜艳的红领带，忍不住笑了。他们在唱《团结就是力量》，三部轮唱，有几个老太太的声音特别刺耳。红领带手部动作幅度很大，发型很配合地乱了。一曲终了，前排的一个老太太马上把一个大塑料杯子递给他，另一个头发乌黑的女人也抢上前去，用毛巾帮他擦汗。有点意思。杨十月微笑地注视着红领带的一举一动，他有种预感，这就是冒充他父亲的人。

两天以前，父亲一通坚持不懈的电话铃将他从深度睡眠中唤醒，那天他打

麻将到凌晨四点才回家，感到睡着没多一会儿。父亲叫他马上过来，似乎很愤怒。他刚想问问什么事，电话就挂了。他很不情愿地从床上坐起来，看看表，才九点多。

“这个国家完了，完了。骗子都到半导体里去骗人了。还有没有王法？啊？”一进屋，父亲就语无伦次地咆哮起来，站在客厅正中，一只胳膊在半空中颤抖着，“马上去派出所报案！”

杨十月平静地站在他对面听着，中风后遗症使父亲的嘴里像含了一块年糕。大概十分钟后，杨十月终于弄明白了父亲如此这般愤怒的缘由——有人冒充他到电台做节目，被他听了个正着。杨十月也狠吃了一惊，这骗子的胆子着实够大的。然后，他又打量了一下面前的父亲，大概很长时间没洗澡了，这位前著名歌唱家的身体发出一股奇怪的酸味，头发胡乱地黏在一起，在头上东倒西歪着。“爸，”他把父亲拽到沙发上坐下，“这事呢，你得这么想，现在还有人冒充你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你虽然那么多年不唱了，但是，余威犹在啊。”老杨一愣，用浑浊的眼睛望着杨十月，嘴半张着。他的确没想到这一层，这一层让他的气稍稍消了一些。“但是呢，这个骗子我们也绝不能放过。你想啊，他都骗到电台去了，可见冒充你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那他冒充你图什么？钱啊！”老杨又是一愣，钱这个字从杨十月嘴里说出来一点不奇怪，少则三五句，多则七八句，和杨十月说话，他不提钱的时候极少。但这一次，老杨觉得儿子分析得有道理。

骗子做的那档节目叫《枫叶正红》，是个老年节目，主持人叫红霞。老杨每天必听。杨十月于是找到红霞，谎称自己开了家文化演出公司，想邀请浩良老师参加个活动，顺利要到了骗子的电话。

他拨通了电话，果然，红领带听着他的声音，四下寻找了一番，朝着他的方向走来。走到近处，杨十月看清他穿了一双有点发黑的白运动鞋，衣服其实很旧。除了个子稍矮一点外，眉眼和父亲年轻时还真有点像。或者不如这么说，

如果父亲和他站在一起，他可能比父亲更像年轻时的浩良。父亲因为衰老、肥胖和中风，早已像换了一个人。他建议两人到树林里说话，那里比较安静。

杨十月说，“真没想到，您这么大腕也参加公园合唱团，得多少钱能把您请出来啊？”“这个我可不敢多要，市里要举办老年歌咏大赛，请我帮他们排练一下，钱都是按人头凑的，都不容易，你说，我能多要吗？”杨十月原也就是诈他一下，没想到还真收了钱。“那这排练一次得多少钱啊？”“不多。”他整理了一下头发。杨十月发现，他的发型和父亲在人民大会堂演唱的那张著名的照片上一模一样。

“你那个演出是怎么回事？”他转移了话题。“哦，我今天来主要是了解一下，您一般都接什么样的演出，出场费多少，我看我出不起。”他似乎有点失望，“一般的演出都接，价钱嘛，都可以商量。”“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没数啊，比如，夜总会，唱两首歌，多少？”杨十月看着他。他犹豫了一下，伸出两个指头。“这是……”“2000。”他眼睛看着别处。这回轮到杨十月有点失望。“红白喜事也唱吗？”“都好商量。”他忽然显出很洒脱的样子，“我们那个年代的人，讲的是情义，只要投缘，都好商量。”说完拍了拍杨十月的胳膊。

杨十月笑了，“您今年高寿啊？”

他愣了一下，“我……1943年生人。”

“不像，太年轻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警觉地看了一眼杨十月，“年轻啥，头发都白了。”

“我听说，您有个儿子？”

“是啊，今年和你差不多大。”

杨十月心说，功课做得挺足啊。“是不是叫杨十月？”

他一惊，“你认识他？”

杨十月一把攥住他的手腕子，“老东西，看清楚了，爷爷我就是杨十月。”

他的眼中瞬间闪出惊恐，一甩手，向后退去。但是杨十月牢牢地擒住了他。

“兄弟，大兄弟，有话好说。”他一边挣脱着，一边望向继续排练的合唱团。

“我可录了音了。”杨十月从兜里掏出手机，晃了晃。“你最好给我老实点。”说完，他照着红领带的腿狠狠踹了一脚。红领带摇晃着抱住杨十月，以免自己倒下。

杨十月把他身上翻了个遍，一串钥匙、一部旧手机、121块钱、一张公交卡。他把钱揣进兜里，又狠狠踹了他一脚。合唱团已经散了，有几个老人往这边走来。杨十月拎住他胳膊往树林深处拽，红领带回头望了望，终究没吭声。

“想好没？去派出所还是私了？”远离了人群，四周安静下来。

“兄弟……”

“少他妈套近乎。”

“我肯定做得不对，不管你是不是杨十月，我落在你手里也没话说。”

“你是不是以为我也是骗子啊？”杨十月一个巴掌甩在他的红脸上。

红领带往地上一坐，眼里流露出鄙夷的神情，“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”

“还真让你说着了。”杨十月蹲下身，“谈谈价吧。”

“你看我这样，像有钱吗？”

“那我不管，到哪儿弄钱是你的事。”

“钱不是没有……要看你敢不敢赚。”他意味深长地盯着杨十月，嘴角忽然露出一抹冷笑。

二

三天以后的下午，杨十月站在电视台演播大厅的候播区，等候在化装间化装的“父亲”。是的，他必须试着习惯把这个人当父亲。

电视台里有了很大的变化，水泥地面变成了大理石，录制间变成了豪华演播大厅，化妆间也从一个增加到了五个——四个独立小化妆间和一个化妆候播大厅。上次来这里是30年前，那时他还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，作为童声合唱团的一员，参与录制国庆晚会。那是一次他铭记一生的经历。他的妈妈——年轻美丽的舞蹈演员罗英美，除了在场舞中出现外，还担任舞蹈《红色娘子军片段》的领舞，而他的爸爸——著名歌唱家浩良，是那次晚会压轴歌曲《十月金秋飘果香》的演唱者。他被人们羡慕的目光包围着，不停被其他演员用手指着确认，“那个就是浩良的儿子。”他的妈妈化完装后，骄傲地昂着头，牵着他的手将电视台溜达个遍。

没人再认得他，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都很年轻，打扮时尚。他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。这是一个周末播出的综艺节目，他从未听说过。他已经有很多年不看电视了。除了吃饭睡觉打麻将，他几乎都泡在网上，股市开盘他盯着大盘，股市收市他看财经新闻或者打游戏。作为一个私立小学英语教师的丈夫和一个七岁男孩的父亲，打麻将、炒股票是他现在的主要经济来源。这一期节目是由一个专门治疗老年病的按摩床垫赞助的，举着广告牌的观众在候播区出出进进，根本没人看他一眼。

浩良从化妆间走出来，酒红色衬衫束在米白色西裤里，一条Logo特别显眼的黑色都彭皮带突兀地镶在腰间。杨十月感到自己确实需要适应，他的刚刚中过风的歌唱家父亲永远不会把自己打扮成这样。

同样没人认得他。但是他很兴奋，脸红扑扑的。“待会儿发劳务费，身份证带了吧？”他走到杨十月跟前，唇彩闪着油光。杨十月厌恶地把目光从他脸上挪开，看着他皮带扣上大大的“D”，“皮带多少钱买的？”他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一下，不好意思地笑了，“假的，没几个钱。”

节目录制得很顺利，浩良和一位过气小品演员在一首快节奏音乐的伴衬下，进行了一场关于按摩床垫保健知识的抢答比赛，结果小品演员获胜，她现场获

赠了一张价值 18500 元的床垫作为奖品，浩良显得很失望，他得到的奖品是智能水暖电热毯，是赞助厂家的另外一款保健产品。

比赛结束后，浩良演唱了他那首著名的《十月金秋飘果香》。在他惟妙惟肖的演唱中，杨十月被剧务叫到一个角落，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妇女手里拿着一张纸，问他，“你是浩良的儿子？”杨十月点点头。她从黑皮包里取出一个信封交给杨十月，上面写着“浩良：4000”，右下角印着公司的名称：恒友保健有限责任公司。“在这里签名，写上身份证号码。”她指着白纸上的表格，把笔递给他。杨十月的手微微抖了一下。

两个人在一家牛肉面馆坐定，浩良热情地点了两碗面、四个小菜和两瓶啤酒。“钱拿到了吧？”他热切地望着杨十月。杨十月板着脸，“你就别惦记了。”“那是那是，就按说好的，头两万全归你，往后再赚的，咱爷俩对半分。”“谁跟你爷俩？”杨十月也斜了他一眼。“你这钱赚得也忒容易了，又轻松又露脸，还有礼品。”说完瞄了一眼地上的盒子。“这电热毯归你，给你爸用。他身体不好，用得着。”浩良给杨十月满了杯啤酒。“要说多少遍你才信呢？以前没赚过这么多钱，都是偷偷摸摸接点活，也就三百五百的。要是没有你这位真太子陪着，我哪敢上电视？稍大一点的场合，我都不敢去。”“电台不是都去了吗？”“可别提了。那是我求电台一个记者帮的忙，还搭了一条中南海。不宣传一下，哪有人找我呀。”他的红脸上堆满了笑容。

杨十月将面前的啤酒干掉，浩良马上又给倒满。“王春生是吧？”杨十月从里怀兜里掏出身份证又看了一会儿，“1951 年，今年 64 岁，怪不得看上去比我爸年轻。”他把身份证又揣回去，“周六那个活是怎么回事？”“大梨树村有个度假酒店开业，村主任是我……是你爸爸的粉丝。”“多少钱？”“2000。”“这么少？”“说是村主任高兴了，额外还有赏钱。”杨十月停下筷子，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“以后有什么活我去谈，别什么条件都答应，丢我的人。我爸爸当年……

算了，说了你也想象不出来。”

三

杨十月提着水暖毯站在父亲家的楼下，忽然有一点害怕了。独自去公园会王春生他没害怕，坐在电视台演播大厅任摄像机扫过他的脸，他没害怕，甚至接过装着4000块钱的信封他也没害怕，但此刻，站在父亲家的单元楼门口，他踌躇起来。

父亲成名之后，除了团里安排的演出，从未走过穴。如果他那时肯多出去赚点钱，母亲也不会闹到和他离婚。杨十月虽然总惹父亲生气，但自从父亲中风后，已收敛了很多。当然这些事可以先瞒着他，但是上了电视，被他看见了怎么办？就算他没看见，别人告诉了他呢？他不担心其他人，他甚至不担心他的母亲罗英美，因为他们都已多年没见过父亲，不清楚他现在的样子。他只担心这儿附近认得父亲的老邻居。

这是一片陈旧的楼区，父亲住的这幢五层居民楼临街，比杨十月的年龄还要大。他就出生在这里，小时候，住在这里是令人羡慕的。这幢楼曾被称作“先进楼”，当年能分到此处房子的都是市里的劳动模范、先进典型。如今这里脏乱、拥挤不堪，到处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小广告，一楼也早被各种小店铺占据，包子铺、兰州拉面、熏酱馆、五金店、水暖器材商店、送水站、彩票出售点……当年的邻居还剩在这里的已经不多，谁能相信曾经闻名全国的著名歌唱家浩良还住在这儿？

天已经黑了，一个老太太朝他走来，“是十月吧？”他向前迈了一步，“曲阿姨，出来溜达啦？”“还真是啊，这眼神一天不如一天了。过来看你爸啊？”“嗯。”“多过来看看。中过风，就一天不如一天。”曲阿姨是老杨歌舞

团的老同事，曾是一位省内知名的民歌手。“孩子多大了？”“七岁，上一年级。”“真快！我就见着一回，那时也就三四岁吧，跟你和你爸，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”曲阿姨双手撑在带轱辘的拐杖上，把驼着的背挺了挺，离杨十月近了一些，“你妈怎么样了？还一个人呢？”“挺好，大房子住着，也没什么操心事。”“帮你带孩子？”杨十月的手机适时地响了，他“喂”了一声，冲曲阿姨摆了摆手，拎起地上的水暖毯，别无选择地进了楼门。

屋里没开灯，老杨半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面前的茶几上有半碗吃剩下的面条，旁边是一袋敞着口的辣酱。杨十月叫了一声爸，就走到卧室，往床上铺水暖毯。老杨跟过来，站在门口，“我用不着这玩意，给你妈送去吧。”“你就别操心了，她可好着呢，啥也不缺。”老杨转身回到了客厅。

等杨十月坐到沙发上，面前已经多了一沓钱。“拿着吧，住院也花了不少钱。”老杨眼睛盯着电视。上次杨十月过来，说儿子乐乐新报了一门机器人的课程，一年的学费要6000多块，希望老杨赞助一下。老杨当时就火了，说那么小的孩子懂什么机器人，简直是在乱花钱。为此父子两人吵了一架，不欢而散。老杨现在拿出钱来，显然是想和解。要是以往，杨十月会马上把钱揣进兜里，但是今天，他没动。“我没花什么钱，用的都是你医保卡里的。”老杨奇怪地看了儿子一眼，今天有点反常。

“那个骗子逮到了吗？”这几天他每天都打电话问儿子一遍。

“已经报案了，等信呢。”杨十月把茶几上的碗筷收拾下去，又插上电热壶烧了壶水。

“逮到了一定让我见见……”老杨咕嘟着，“我要看看他到底像不像我……你说他是不是认识我？对我怎么那么了解呢？连在人民大会堂演出那次，我怎么上的台都知道。他在电台里说，‘人民大会堂地毯那个软啊，我一脚踏上去就不敢往前走了，袁浩老师在后面推了我一把，我才走到台上去的。’他连这个都知道，都多少年的事了。你说他能下这么大功夫研究我，干点别的正经事好不

好，干吗非要当骗子呢？”

“爸，一会儿我帮你洗个澡吧。”杨十月没有回答他。

老杨把电视的音量调小，从沙发上坐起来，“是不是炒股又赔啦？”

“没有，你想哪儿去啦？”

“家里没什么事吧，乐乐挺好的？”

“都挺好，他妈也好着呢。”

老杨放下心来，和儿子一起进了卫生间。卫生间很小，两个人站在淋浴喷头下有些挤，但老杨还是很高兴地让儿子给自己洗了头、搓了背。十月小时候，都是老杨给他洗澡，那时候，两人站在这里，刚刚好。杨十月也在这一瞬间想起了小时候，每次和爸爸一起洗澡，都是他最开心的时刻，从卫生间出来，妈妈已冲好了一杯奶粉在等他。可惜那样美好的时光，小学一毕业就彻底结束了。之后的日子他不愿意回忆。母亲从这个家里搬了出去，他跟着父亲一起生活。整个初中三年，一顿早饭都没吃过。初三那年寒假，父亲下乡演出，车坏在了半路，第二天下午才赶回家，而他一个人在家，半夜开始发烧，等父亲回来已经不省人事。后来高烧转成肺炎，肺炎转成胸膜炎，他整整住了两个月医院，现在还有后遗症。那之后，他在妈妈家里住了一年半，复读一年参加中考。那也是噩梦般的一段时光，母亲的新任丈夫是个离休的军长，比她大20多岁，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家里的咆哮。他有四个儿女，两个女儿已经结婚，剩下的一儿一女都比十月大，他们脾气暴躁，心肠冷酷，连罗英美这个后妈都不放在眼里，何况是来吃白食的杨十月？他一个人住在阁楼里，夏天闷热不堪，冬天冷得直哆嗦，尽管如此，除了吃饭，他从不下楼去。他咬着牙挺到了中考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所寄宿高中。

杨十月把身体散着肥皂香气的父亲扶到床上，被窝已经热了，老杨舒舒服服地躺在水热毯上，眼里流露出久违的幸福的光芒。

“爸，你现在身体不比从前了，身边需要人照顾。”杨十月在床上坐下，“有

个哥们儿给我介绍了一家养老院，在小房山村，农村大院，都是平房，后面还有一片果树林，哪天有空儿，我带你过去看看？”

老杨的目光一下子暗淡下来，沉默了一会儿，他翻了个身，背对着儿子，用含混的嗓音说，“我考虑考虑。”

四

托了朋友的朋友，拐了好几个弯，杨十月从派出所打听到了王春生的情况：身份证是真的，没有案底，本地人，1969年插队到黑龙江北大荒，后来和当地农村一个女人结婚，生下个女儿，1986年独自一人回城，无业。杨十月稍稍放下心来，这样看来，他说的话应该都是真的。

那天，在牛肉面馆，两瓶啤酒喝完之后，王春生的话多了起来。他说，我不是坏人，因为喜欢你爸爸才模仿他，从来没想过要冒充他干坏事。真的。我是觉得，他嗓子那么好，无声无息地就从舞台上消失了，可惜啊！你爸爸，好好的怎么就不唱了呢？想当年，他多红啊！王春生望着杨十月，想得到一个答案。杨十月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没吭声。他继续说，你爸爸出名以前，我喜欢袁浩的歌，《祖国颂歌》《在莫斯科遥望北京》，真好，可是我唱不出他的味来，他在莫斯科学过美声啊，还娶了个苏联钢琴家老婆，长得可真够丑的，哈哈。不过也算个忠贞烈女，“文革”的时候被关进监狱，说是间谍，红卫兵把她脱光了衣服打，还往她的白皮肤上涂黑油漆，让她指证袁浩和在美国留学的女儿是特务。杨十月惊恐地看着他，有这种事？你爸爸没跟你说过？王春生摇摇头，唉，换了我是你爸，也不会跟你说，太惨了。后来就上吊自杀了，据说临死也没说袁浩半个不字。很多中国女人都做不到啊！他端起杯子，酒已经没有了，就夹了一口小菜。你是不会明白这些的，从那个年月熬过来的人，表面上特别

怕各种政治运动，其实内心里呀，什么都不怕了。

他跟服务员又要了一瓶啤酒，给杨十月和自己倒满之后，把刚才被岔断的话题又捡起来，你爸爸的唱腔就不一样了，他虽然是袁浩的关门弟子，但发声还是民族腔，我一唱他的歌别人就说学得像，尤其是那首成名曲《十月金秋飘果香》，听过的人都拍手称奇。在北大荒那会儿，有个汇演啊，这都是我的保留节目。有时候参加个婚礼，也被大伙请到前面唱一首。“小浩良”的绰号就这么传开了。

回城那年我35了，身无分文，什么也不会干。怎么办？我家楼下有一个舞厅，是个小舞厅，特别简陋，我闲得没事就在里面转悠。有一天，我大着胆子跟老板说，你要不要唱歌的？老板说我这小地方请不起唱歌的。我说我可以先不要钱，要是唱得好，你赚钱多了，咱们再商量。老板看着我，就你？农村回来的吧？你会唱什么呀？我说，你这里放的舞曲，我都会唱。兄弟，我这话真不是吹牛。王春生的眼睛红了，里面突然发出一束异样的光。我自小就有这本事，一般的歌，听上三遍，准能唱下来。我小学的音乐老师都说我是个奇才。要不是赶上了上山下乡，没准我现在也是个歌唱家。说到这里，王春生一抬手，又叫了四瓶啤酒。

我得挣钱啊，我爸在我回城前就死了，我妈一家庭妇女，身体还不好，我得养啊。北大荒我还有一闺女，也得养啊。媳妇我可以不管，走之前我跟她说了，爱找什么人找什么人，我是不会再回来了。但闺女得给我带好。我特别卖力气，连唱歌带主持，把气氛就挑起来了。老板不是不给我钱吗？难不住我，我看准带着女的来的，穿着体面点的客人，就去问他们喜欢听什么，然后就给他们唱。他们一高兴，就赏我个五块十块的。慢慢地，就有人专门花钱点我唱歌了。我这么一弄，舞厅的人就多起来了，以前没这么弄的，别的舞厅老板就过来看，后来，我就换地方了，换了有乐队的舞厅。我在这行里，也算红极一时啊！王春生的脸已经变成了一块红布，和衬衫连成了一体。

杨十月想象着那段岁月，也是父亲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光。打开收音机就能听到他的成名曲，各种大型演出都有他的身影。他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，几乎每个月都坐飞机、乘火车去演出。那也是他和妈妈最骄傲的时光。上海的连衣裙、广州的高筒丝袜、北京的糕点、新疆的葡萄干……家里就像个小型博览会，来自各地的新东西层出不穷。伟大的歌唱家父亲在他眼里就像太阳一般，是这世上最了不起的男人，而母亲，当然是最美丽的女人，她窈窕的身影像月亮一般超凡脱俗。在人们艳羡的目光中，他也毫不怀疑，这种荣耀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。

杨十月回过神来时，王春生已经趴在了桌子上。他结了账，把他拎起来，费了好大力气塞进了出租车。

按照王春生迷迷糊糊的指引，杨十月找到了他的家。

这是一个单身男人的家，脏乱不堪。杨十月把他扔到床上，四下看了看。老双室格局，没有厅，窗子窄小，应该比父亲的房子大一点。卧室朝南，床对面是个小电视柜，旁边是个双门衣柜，家具的样式至少是三十年前的。白粉墙明显发黑，他注意到墙上贴着两张纸，走近细看，原来是两张奖状。一张是区国庆群众汇演一等奖，时间是1998年，另一张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文艺调演优秀奖，杨十月仔细辨认了一下字迹，竟然是1975年。那时候自己还没出生，浩良也还没有成为享誉全国的歌唱家。他回头看了看这个人，脸扭曲着枕着一只胳膊，骨节粗壮的手指悬在床沿，已经睡着了。

周六一大早，杨十月和王春生坐上村主任的宝马X5奔赴大梨树村。王春生脸上洋溢着兴奋，想坐在副驾驶上，被杨十月推到了后座。他怕他一高兴和司机胡说八道露了馅儿。

大梨树村距市区约50公里，是以盛产梨、苹果、油桃著称的地区，在这片区域内，很多村庄的名字和水果有关，比如桃李村、果园村，老杨的老家就在